

这些年,我在老家泾阳盘桓的时光多一些,大半光阴都消磨在了村落之间,蹲在田埂上听老人讲旧年的收成,伏在村委会桌前抄褪色的族谱,揣着笔记本打捞乡村的陈年旧事,不知不觉间,笔记已攒下七大本。

我有一个朴素的心愿:在接

下来的几年里,踏遍泾阳的每一座村庄。因为这里,藏着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,是我灵魂深处最坚实的根脉所在。

东汉《白虎通》中言:“一家有吉,百家聚之”。村子,便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存在。自你诞生于此,它便如同无形的丝线,将你的灵魂紧紧拴住,让你一生都无法割舍。

泾阳的村子,我已走过近半。早年在故乡时,走亲访友、参与生产队劳作,去过不少村子;近些年回乡,我又寻访了许多未曾涉足的村落。回到故乡,最让我感慨的,是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有些村庄已不复我印象中的村子模样,有些甚至直接“农转非”。大姑妈家表姐嫁的皮刘村,因茯茶产业而旧貌换新颜。老夯土墙外包裹上了新青砖,旧日的涝池填了细石,成了穿街过巷的流动水景,锦鲤在水里游,恍惚是把当年的月光也驮在了背上。旧茶坊的幌子,换成了亮堂的灯箱,老茶人坐在八仙桌前,向游客们讲述着茯茶“渥堆”的奥秘、“发花”的诀窍,还讲县前街骆驼巷里,西域“骆驼客”用胡语讨价还价的热闹。曾经冷清的村落,如今成了热闹非凡的景区。三姐曾工作的雪河兽医站,武寨府墚上那敞亮的院子、高大的核桃林,如今已夷为平地,坡下公路两边建起了商业街。汉提洞更让我感慨,这里据考证曾是汉代白渠“枝渎出焉”的地方,当年掏渠堆起的土墚宛如一条巨龙,“龙头”上有庙宇,还有老干虬枝如铁

# 泾阳的村子,我走过近半

白描

的苍柏。二月二庙会的戏声、“狗撵兔”的吆喝声,几里外都听得人心潮澎湃。如今大渠改线,旧渠道成了村中心街道,世事变迁,真应了“陵谷沧桑”四字。

村落,是农耕文明最为鲜活的载体。它以宗族为根基,蕴藏着传承数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、道德伦理与民俗风情,这些珍贵的记忆,比文献、考古资料更为真实可感。

去年深秋,我回老家三渠,路过大寨村。那里立起了蓝白相间的厂房——一家精密计量设备产业基地落户于此。曾经扛着锄头种庄稼的村民,如今穿着藏青色工装,指尖在德国引进的仪器面板上起落。他们在观察屏幕上的参数跳动,像是把当年侍弄庄稼的细心,都挪到了精密制造里。社树村在明清两代涌现出闻名遐迩的“陕商”代表人物。村里曾建有高大巍峨的城墙,如今虽大多坍塌,仅有很短一段得以保留,但村里人将其当作珍贵的文物,悉心保护着。与这段城墙一同屹立在蓝天下的,是“陕西省千万工程示范村”的标牌。社树人构建了“果畜菜+文旅”多元产业体系,建成了甜柿园,办了奶山羊养殖场,还开了木屋民宿和关中小院。

在阴郭村,明崇祯年间的石碑还立在村口的碑楼下,碑上的字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,旁边的石狮仰面朝天,爪子上还沾着去年的槐花瓣。转过碑楼,就是崭新的文化广场:篮球场的地面锃



亮,健身器材泛着金属的光。广场东侧是村史馆,墙壁上挂着骡马的拥脖、耕地的牛轭,展柜里摆着早先的地契、账簿,还有当年记工分的本子。老人们带着小孙儿来,给他们讲述“二牛抬杠”“工分”这些往昔的故事。村南早年泾河水总是泛滥的滩地上,如今建起了观赏鱼养殖基地,红龙鱼、金龙鱼已不稀罕,连来自亚马孙河流域的名贵品种也一应俱全。村里的“乐舞班”唱着秦腔,村口空场上人们跳着广场舞,古风与新潮、传统与现代,新老日子就这样自然而和谐地串连在了一起。王浩村出了抗美援朝英雄蔡兴海,如今村里的年轻人,有的在新材料企业当技工,有的在村里的葡萄园搞种植,说起蔡兴海在战场上歼敌的事迹,眼里还闪着光——英雄的精神,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照片,而是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劲头……我走过的每一个村子,都有说不尽的故事。

泾阳自古富庶,早就是有名的粮仓。当年的村落里,社火能闹三天三夜,戏班能唱到月上中天,秦商的驼队从这里出发,把泾阳的茯茶、布匹卖到西域,再把药材、皮货驮回来。如今的泾阳,新企业、新产业让富足换了新轨道。该变的变了,不该变的还留着原汁原味:泾阳茯砖茶的金花依旧璀璨,泡在水里能析出琥珀色的汤;饭馆里的水盆羊肉还是肉烂汤清、肥而不腻,撒上一把香菜,就是最地道的泾阳味;汉子

们吼秦腔,依旧高亢激昂、粗犷豪放,能把胸腔里的热血都吼出来。

故乡人素来温良宽厚,从不排外。外省人来泾阳,故乡人敞开了门,给他们分地、帮他们盖房,一起开荒,一起种地,日子久了,外乡话变成了泾阳腔,外乡的习俗也融进了本地的日子。这种“接纳”,是孔孟“仁者爱人”的底色,是张载关学“民胞物与”的胸怀,它刻在泾阳村落的变迁里,也照亮了今天的路。引进的通用净水项目把外国技术带到这里,产品不仅供应西北市场,还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卖到了国外。临空产业园引进的众多企业,本地的、外地的、外资关联的,大家凑在一起搞研发、做生产,就像当年移民村的人们一起开荒那样齐心。在故乡人看来,守护传统,不是抱着过去不放,而是把传统里的好东西留住;开拓新路,不是把根丢在身后,而是带着根去闯未来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当我们回望村落,便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。这根,不是颓圮的地窑、消失的土壤,也不是装在玻璃柜里仅供参观的老物件,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密码,是生活中藏着的精气神,是泾河水里养人的温,是秦腔里吼出的刚。它让泾阳的村落,既能在甜柿园里摘得丰收,也能在精密车间里造出荣光;既能在民宿小院泡一壶老茯茶,也能在临空产业园里连接世界。

熟悉的村落,早已改变了模样,可在这陌生的景象里,却藏着熟悉的根——是土地的气息,是文化的脉络,是刻在基因里的坚守,也是向未来生长的勇气。把这些记忆好好珍藏,把这份乡愁稳稳留住,把这根深深扎下,它定会在时代的土壤里,长出更壮的枝芽,开出更艳的花。

青海湖北岸,黄草连绵。普氏原羚从沙地来到草滩,埋头进食。太阳升起,云雾还未散尽,牧人已赶着羊群出现。普氏原羚急忙结束早餐,退入沙地。

傍晚,牧群的身影渐渐隐没,普氏原羚又从沙丘出来,在天黑前享用晚餐。这是有意避开人类的无奈之举。

事实上,它们更渴望栖息于平缓的丘陵草地与开阔草原,过平静、安稳的生活。试想,有哪一种生灵会甘愿困守草原与沙漠的交错地带,或者靠近沙漠的高山草甸?尤其是大雪纷飞的寒冬,无处藏身的它们,只能用前肢刨开积雪,寻找沙地上稀疏的草叶。

普氏原羚,19世纪发现于我国,是一种动作敏捷、奔跑如飞的高原生灵。曾经,普氏原羚数量众多,广泛分布于青海、宁夏、内蒙古、新疆等地,但是现在仅存于青海湖一带。

第一次见到普氏原羚,以为是黄羊。仔细看时,发现它们的个头比藏原羚大,头部稍宽,吻部宽阔。普氏原羚的食量不大,即使夏季,也仅以草尖为食,不愿触及草根。每年12月至次年1月是它们的交配期。5、6月份迎来生育高峰,每胎只会诞下一只幼崽,偶尔才会出现双胞胎。它们的幼龄出生3天,便能紧随母羚奔跑,长大后更具神速飞跑的能力,这是它们经过千年的自然选择所携带的基因。如果普氏原羚这个稀有物种在我们了解其生态、进化和遗传特征之前,就在这一个星球上灭绝,这座宝贵的基因库就会永远消失。

去年冬天,我跟随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朋友,翻过日月山来到青海湖北岸。苍凉大地无边无际,我的心微微颤动,一种冒险的情绪跳荡在心头。天冷得出奇,周围都是沙地,北风呼啸,难见人迹。我们找了间废弃的房子躲避风寒。随身带的饼子冻成了“铁饼”,朋友们找来一个铁皮桶,砸开河里的冰,劈开一条凳子腿,生火煮肉。肉一时熟不了,就先喝口热汤,暖暖身子。

早上4点,我们来到普氏原羚活动区,将一只被救助的雌性普氏原羚用长长的绳子牵着,放到草原上。几个人拽着绳子,趴在草窝子里。晨曦在遥远的天边缓缓移动,草窝子里的我们快冻成冰疙瘩了,才有一只雄羚朝雌羚跑来。我紧张地屏

## 湖畔的普氏原羚

辛茜



▲油画《浮云》,作者谌北新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备防石

李训喜

在黄河小北干流  
有一种石头叫作备防石  
码放整齐,一垛又一垛  
沿着宽阔的坝面次第排开  
每一块基石都经过千锤百炼  
质地坚硬,经得起风蚀雨剥  
每一块腹石、里子石和外脚石

都经过仔细挑选,各得其所  
连绵的大堤上,那些赭红色石头  
不离岗位半步,沉默、低调  
仿佛在千里黄河值守的前哨  
它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河水  
目送堆积的洪峰缓缓通过  
它们的耳朵始终保持警觉  
辨析着浪涛卷起的轰鸣与喧嚣  
它们随时等待一声令下  
冲进激流,冲进翻滚的漩涡  
用血肉之躯守住洪水的狂躁  
校准一条大河的前行方位  
看护两岸宁静的万家灯火

平日里,山下的河是安静的,裸露出许多鹅卵石的河滩。偶有一潭水,像块铺在河底的镜子,倒映着山崖上的风景和路过的云。松鼠会从“镜子”旁跳过。有时候是一只兔子、一只山鸡。它们喝几口水,照照“镜子”,又飞快离开,远远躲着观察它们的人类。

我们去河滩,要么放牛,要么捡石子。滚圆的石子铺在平底锅上,可做石头饼用。面饼会擀得很薄,母亲和面的时候,还会往里边放上鸡蛋、花椒叶,别有一番奇香。做好以后,挂在高处的篮子里,能存放很长时间。

拿起石头饼,我总会想起河滩。那条河一定没想到,它会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的吃食联系在一起吧。

比起其他山里人,我们一家去河滩的理由多一个:姥姥家住在对面的山里,那段河滩是必经之路。

途中,我总是抬起头看着崖壁,大大小小的石头镶嵌其中,石头缝里拼命长出一棵棵松柏。不少树木先是往下生,接着又往上长,好像曲折折折,终于找到了阳光。母亲总是催促快些走,我却舍不得离开,眼睛在两岸的树木山石上流

连,总感觉那些石头和植物身上藏了更为丰富的秘密。

母亲问,你看啥呢?我回,看河。

母亲说,那是一条靠不住的河,凶的时候像一条恶龙。后来,我真见识过一次。

天上还是晴空万里,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咆哮声,凉气袭来。我们站在河崖之上,看到比房子还高的黄色水浪自上游奔涌而来。

我才知道,那高高的河道并不是天公创

造的独特风景,而是河水一点点冲出来的专

用道路,那些石头则是河水的脚印。洪水过

后,上游遗失的一件农具、一双鞋,或者半只陶罐,在河底显现出来。河水已经远去,这些物品像疲惫的乘客,滞留在淤泥里。

我曾为这些“乘客”编故事,想象它们为何被冲走,它们的主人如何在后来的日子里追着河流寻找它们。我也为河里那些山洞、奇形怪状的石头,那些植物和鸟编各种故事,讲给小伙伴们听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马涌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们吼秦腔,依旧高亢激昂、粗犷豪放,能把胸腔里的热血都吼出来。

故乡人素来温良宽厚,从不排外。外省人来泾阳,故乡人敞开了门,给他们分地、帮他们盖房,一起开荒,一起种地,日子久了,外乡话变成了泾阳腔,外乡的习

女带回来一盆蝴蝶兰。

说是一盆,其实只是一株。5片墨绿色的叶子,两根黑钢丝支撑着花枝,枝头上结着一串有斑点的黄色花朵和花苞儿。已开的,花瓣如同翩翩舞蹈的一对翅膀,香气似有若无。未开的花苞儿,小小的,圆润润的,似一粒粒八成熟的黄豆,又像晶莹剔透的玉珠儿,然是养眼。

如此“风雅”的蝴蝶

兰,该怎样养活?女儿不经意回了一句,“定时浇点凉白开”,让我怦然心动。不要大富大贵,只要煮沸后冷却的开水一杯。上网一查,果然如此。原来,高贵与平凡,繁杂与简洁,华丽与素朴,在大自然中可以如此流畅自如地起承转合。

一杯凉白开,看似简单,却有深趣。

《庄子·山木》有言:“君子之交淡若水”。不计名,不较利,虽像白水一样的淡泊与清纯,却可达到精神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。如此之交,方能提纯生命质地,涤除污秽,清洁操守,成就君子之高风亮节。蝴蝶兰本身已有君子之风姿,其独爱凉白开的高洁生活态度,更具君子气象。饮清水以自净,对外所求简单,保持生活圈子的清纯如水、洁净无染,一如君子的修身、择友、处世之道。

凉白开,花喝得,人也喝得。放眼今天,凉白开被养生者普遍推崇,因其能促进血液循环、排毒素、养颜、改善消化功能。但说到底,这些都是补水的好处。凉白开之妙,就在于其补水不含功效可疑的其他成分,品质纯粹反倒是其最有益健康。人生在世,要想在有生之年多读点书、为民多做点

事,也不妨学习“凉白开养生法”,给内心欲望做做减法。保持简单纯粹之生活,心清手洁、恪守初心,同样可在工作与交往中增强“免疫力”,有益社会生活与政治生命的“健康”。

当然,知易行难。想要做到内心

纯粹而知足,不仅要战胜人性中的贪欲,也要抵御社会风气的浸染。时下

頗有些人,以清为贫,以浊为富,每将“水至清则无鱼”挂在嘴边。顺着这样的思想一路滑坡,便会视污浊为肥水,贻害自身而不自知。对公职人员而言,则更需加倍警醒,一旦沉溺于利益往来、权钱交易的“浑水圈子”,将信念、初心置之脑后,就不只是个人的人格和修养问题,更是在损害人民利益、挑战法律威严。

电视专题片《反腐倡廉》第四集中,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原党组书记王合清出镜,不无忏悔地说:“围猎你,那就是个毒饵,要让你上钩。要让你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做事,给他们服务。”文史研究馆,在大众眼里原是清雅之地,本可如朱德元帅《咏兰》诗“幽兰奕奕”“香迎十步”,竟也查出个现身说法者,足以令人警醒。

草木见精神,正道是沧桑。人生在世,欲成就君子风度,不妨学习蝴蝶兰,“只喝凉白开”;若为人民公仆,更应严格律己,洁淨朋友圈,让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真正成为座右铭。

勇哥在我们单位里的“权力”很大,除了掌管南北两扇大门,还管着几十间教室和办公室的钥匙,偶尔也管学校的车棚。作为学校的保安队长,他还管着几个保安。上下班的时候,我会习惯性地向保安室打个招呼,然后骑车回家。有时候,他会探头回应一句:慢点啊,王老师!有时候,他会叫住我,让我一起吃点面条或者饺子。

如果我值班的日子,恰好勇哥也在,他就会买些熟食、焖上米饭,邀我一起吃。得知我要换单位,勇哥偷着和我说,有空来看我啊,请你吃饭。勇哥邀请我,当然不只是吃饭这么简单。一个人掌管了南北两扇大门,单位的人进进出出,许多故事和生活细节,自然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据勇哥说,我是这个单位里他认识的第一个,因为我是第一个愿意

和他这个保安打招呼聊天的人。在他看来,我们有许多共同话题,比如都是“文艺青年”,我喜欢写作,喜欢唱歌。

据我所知,单位的保安各有“绝活”。有个喜欢在河里捕鱼,常送些鱼请勇哥炖好,大家一起吃;有个喜欢健身,每次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,都让戴眼镜的学生惊叹不已;还有个喜欢写书法,逢年过节就送字给师生……勇哥自觉不同,经常和我就民乐、交响乐和流行歌曲进行交流。他悄悄告诉我,他几乎每周都去天津音乐厅或者津湾大剧院看演出。

勇哥的母亲是下乡知青,后来因为有了勇哥,就继续生活在乡间了。勇哥说他喜欢音乐,主要来自母亲的熏陶,和他这个保安打招呼聊天的人。

他们信以为真,好几次想跟着我去河滩看看,都被大人们拦住了。母亲说,不要长时间在那里逗留。我只好去往山崖,站在一丛红了的黄栌树叶间向山下的河流望去。我指给他们看,河滩那里都长了什么,有时还在地上画起来。我讲得那么认真,仿佛在介绍一位老朋友的家园。

那年,我坐上了去外省的火车。铁轨旁始终有河道相随,它们时而干涸,时而湍急。我始终盯着河水,脑子里想象着故乡的那条河。

我一直以为故乡的河停在原处,只在当地流淌。直到后来,故乡的大山变成了国家级公益林,河底开始常年有水流淌,一直通向山下的河渠。我向那些识字的老人打听,他们才说,这河流事实上是汾河的支流,河水最终会流向黄河,汇入大海。我大为震惊。再回到故乡时,站在岸边看河,目光里蓄满了敬意:我以为静止的河流,原来早将触角伸向我抵达不了的地方。而我记忆中的种种图景,不过是它无数次潮涨潮落中短暂的一瞬。

姥姥、姥爷离世后,父母也搬到了城里,那条河不再是我们的必经之路。看河变得奢侈。

多年后,故乡相对而立的那两座大山挖了长长的隧道,火车通过时,人们可以在两条隧道之间短暂看到这条河。它成了两段黑暗之间唯一被光亮照着的地方。后来,山顶的两座古庙因为道路越修越好,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。从此,故乡的河流与山脉都成了别人镜头下的美景,而我借他们的镜头看山、看河。

夜晚,打开网络地图,定位到故乡,

再滚动鼠标放大,按照地图俯视的角度,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个从天而降的人。我看着那河,它像一条藏在墨绿山峦间时有时无的白线。往昔存储在记忆里的凉风,隔着屏幕瞬间冲进鼻孔。

孩子看到我的神情,好奇地问,妈妈,你看啥呢?

我回他,看河。就像它曾倒映过母亲的青春和我的童年一样,如今,这条河又倒映在我孩子的瞳孔里。

刘效仁

蝴蝶兰喝凉白开

遇见</